



刻竟

第一樓叢書之三

古書疑義舉例二

己刻

古書疑義舉例

古書疑義舉例二

第一樓叢書之四三

德清俞樾

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例

儀禮聘禮篇上介出請入告鄭注于此言之者賓彌尊

事彌錄據注知聘賓所至上介皆有出請入告之事而

上文不言是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也必一一載之簡策

則累牘而不能盡矣乃古人不言後人亦遂不知即儀

禮一經疏略之處鄭君亦有未能見及者後人讀書固

莽更無論矣今舉數事見例

聘禮乃入陳幣于朝西上注曰其禮於君者不陳按鄭

見此經所陳止有上賓之公幣私幣及上介之公幣而無禮於君之幣故曰禮於君者不陳下文執賄幣以告注曰賄幣在外也若然則當有出取之事何以無文乎今以下文上介執璋例之知賄幣乃眾介奉之以入上介授璋後眾介從而授幣故使者得執之以告也經略而不言鄭君亦遂不知矣

聘禮記簠有蓋冪注曰稻梁將食乃設去會於房按鄭以經文公設梁後其下即云左擁簠梁不見有卻會事故為此說不知六簠乃宰夫所設故宰夫為卻會若簠則公親設之公尊不為卻會賓將食自卻之經云賓卒

食會飯以卒食後賓自加會知將食時賓自卻會也經文略而不言鄭君亦遂不知并會飯之義而失之矣士虞禮記祝從啟牖鄉如初按鄉者北出牖也啟牖鄉者啟牖亦啟鄉也上文祝闔牖戶不言鄉是疏略之處鄭注此句因云鄉牖一名也然則記人何必言牖又言鄉乎

特牲饋食禮酢如主人儀注曰不易爵辟內子按戶酢主婦燕不易爵者此不言易爵疏略耳鄭注非又曰尸設祝前按尸設上當有祝入二字既以篇祝入尸設是其例也蓋祝出告利成後必復入以為尸設之

節此不言者疏略禮經若此類不可勝舉

襄二平左傳以索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丘出馬

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

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

雨論語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

一而省文也按此亦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之證使後人為之

一為之辭曰以索馬百匹索牛百頭曰沽酒不飲市脯

不飲此文之所以辭也也曰沽酒不飲市脯

古人行文不避重複例

古人行文亦有不避繁複者孟子梁惠王篇故王之不
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
也離婁篇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
父子者定彼兩王之不王兩瞽瞍底豫若省其一讀之
便索然矣

周易繫辭傳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

蹟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所據鄭本如此見

釋文虞本亦如此見釋文此古本也兩言天下之至蹟

句似複而非復讀之於下句鄭云蹟當為動虞動舊

誤作蹟則鄭虞猶未解此孔穎達以文勢上下言

之宜云至動而不可亂也。更無足怪矣。所謂以上下
文勢言者徒見上文蹟與動對舉故云然。此耳其文意
更○之○蹟○不可○惡○言○之○蹟○不可○亂○
專承天下之蹟而言下文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然
後覆說動字

管子權修篇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
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者不禁而求
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
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
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

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
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
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
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
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
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
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按此一段之中疊用凡
牧民者句文繁語複使今人為之則楚雜者過半矣
墨子尚賢尚同兼愛各分上中下三篇而文字相同者
居半此亦古人不嫌繁複之證文繁不具錄

語急例

古人語急故有以如為不如者隱元年公羊傳如勿
與而已矣注曰如即不如是也有以敢為不敢者莊二
十二年左傳敢辱高位注曰敢不敢也是也詳見日知
錄三十二

詩君子偕老篇是繼祥也毛傳曰是當暑祥延之服也然
則祥即祥延也論語先進篇由也諺鄭注曰子路之行
失於畔嘒然則嘒即畔嘒也並古人語急而有也雍也
篇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畔亦即
畔嘒也畔嘒本疊韻字急言之則或曰嘒由也嘒是也

或曰畔亦可以弗畔矣夫是也鄭注曰弗畔不遠道也
未免乎知二五而不知十矣

禮記曲禮篇為大夫累之按累之猶解之也累解本疊
韻字荀子富國篇則和調累解累解二字同義猶和調
二字亦同義古語如此楊倞注非也緩言之曰累解急
言則止曰累矣鄭注曰累累也謂不巾覆也然不巾覆
者大夫至庶人所同何獨于大夫言之乎

語緩例

古人語急則二字可縮為一字語緩則一字可引為數
字襄三十一年左傳繕完葺牆以待賓客急言之則

是葺牆以待賓客耳乃以葺上更加繕完二字唐李涪
刊誤遂疑完字當作字矣昭十六年左傳庸次比耦以
艾殺此地急言之則是比耦以艾殺此地耳乃以比上
更加庸次二字杜注遂訓為用次更相從耦耕矣按方
言曰庸恣比健促更迭代也庸恣比三字即本左傳恣
與次通

尚書牧誓篇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按郊牧野者爾雅所
謂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也據傳云
至牧地而誓眾則但謂之商牧可也國語曰庶民弗忍
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也乃連郊野言之曰郊

牧野又或連野言之曰牧野詩曰牧野洋洋是也此皆

古人語緩故不嫌辭費

一人之辭而加曰字例

凡問答之辭必用曰字紀載之恆例也乃有一人之辭

中加曰字自為問答者此則變例矣論語陽貨篇懷其
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
知乎曰不可兩曰字仍是陽貨語直至孔子曰諾始為
孔子語史記留侯世家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
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
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
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
也此下凡不可者七皆子房自問自答至漢王韜食吐
哺罵曰豎儒始為漢王語與論語文法正同說本閻氏
四書釋地按記人於下文特著孔子曰則上文兩曰不

可非孔子語明矣前人皆未見及閻氏此論昭然發千古之蒙

孟子告子篇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此自問自答之辭盡心篇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亦自問自答之辭乃趙氏誤以此曰字為館人曰後人因并以下文數語皆為館人之言而經文夫子字遂誤作夫子不得謂趙氏有以啟之矣

亦有非自問自答之辭而曰中間又曰字以別更端之語者禮記檀弓篇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哀十六年左傳乞曰不可得也曰市

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論語憲問篇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皆加曰字以別更端之語也

楊子法言學行篇或曰顏徒易乎曰晞之則是曰昔顏嘗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甫矣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按晞之則是上已有曰字而其下又有曰字明世德堂本遂刪去上曰

字然睇之則是乃答語而非問詞上曰字不可刪下曰
字當移在正考甫句上楊子既告之曰睇之則是昔顏
嘗睇夫子矣又恐或人疑夫子大聖非人所能睇故又
舉正考甫公子奚斯以曉之正以小見大以淺見深也若
其間無曰字以別更端則漫無主賓之辨矣淺人以
三句平列而移曰字於睇之則是之下又以兩曰字疊
用而刪上曰字皆不達古書之例者也

兩人之辭而省曰字例
之辭自為則
而人問答必用曰字乃有兩人問答因語氣相承誦之易曉而從
省不書者曰字如論語陽貨篇子曰由也女

問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居吾語女乃夫
子之言而無子曰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
安女安則為之女安則為之乃夫子之言而即承曰安
之下無子曰字皆其例也

孟子書如此者尤多臣請為王言樂孟子之言也而無
曰字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公孫丑之言也而無曰字文
義易明故省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然則治天
下獨可耕且為與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
之性與句上皆無曰字文勢易見故省之也乃亦因省
曰字致失其義者公孫丑篇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二子

孟子弟子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以下乃孟子解二
子之異意疑心趙注甚明因使己為政上省一曰字後
儒遂生異說以此一節為皆季孫之言失之甚矣滕文
公篇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一言足矣無
事繁稱博引也傳曰公明儀曰皆周霄所引以為發問
之地蓋周霄意中先有此兩說故並引之而先以三月
無君則弔為問又以出疆必載質為問也因省曰字讀
者不能辨別遂以傳曰公明儀曰兩說皆孟子所徵引
失之甚矣
禮記檀弓篇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

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
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
不以情居瘠者乎吾則食食此文自吾三臣者以
為通昭子之言蓋敬子所答自是正論昭子不
故有此說因中間者一曰字遂若皆孟敬子言者
子曰問曾子曰之疾獲聞君子之道何至無忌憚若此
李氏情作羣經識小始辨正之

文具於而略於後例

詩大叔于田篇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其下云抑磬控忌
抑縱送忌則專承良御而言叔馬慢忌叔發罕忌

取抑釋抑忌抑也弓忌則專承叔發字忌而言文具
於前而略於後也毛傳曰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
縱從禽曰送按磬控雙聲縱送疊韻凡雙聲疊韻之字
皆無二義傳曰一字為一義發矢從禽與騁馬止馬又
不一例傳義失之磬控縱送皆以御言磬即控也言止
馬也送即縱也言騁馬也

版篇天之牖民如壙如麓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
益牖民孔易括攜無曰益承上好壙好園好罽好圍好
取也攜而言益與隘通言天之牖民如壙麓之相和如
璋圭之相合如取也攜之必從無曰有所阻隘也牖民

乃孔易耳因上疊句成文累言之則於文不便故止承
攜自而言曰攜無曰益亦文之具於前而略於後者也
鄭箋未得其義

夫詩人之詞限於字句具前略後固所宜也乃有行文
之體初無限制而前所羅陳後則有略乃知古人止取
意足辭不必備也荀子彊國篇曰力術止義術行冒謂
也曰秦之謂也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
可勝校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
力術止也冒謂威彊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已者
使耳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

間視可司間欲刻其脛而以蹈秦之腹然而秦使左案
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讐人役也此所謂威疆乎湯禹也曷
為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未有
過封內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北
有胡貉為鄰西有巴戎東在楚者乃眈於齊在韓者踰
常山乃在臨慮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
里耳其在趙者刻然有岑而據松柏之塞負西海而固
常山是地徧天下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威動海內
疆殆中國然而夏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
一合而軋己也按此文前以威疆乎湯武廣大乎舜禹

兩句提綱後中間又作兩段申說而後曰云威動海內疆
殆中則止承威疆而言不及廣大之固固固是文具於
前而略於後也荀子此文傳寫舊有錯誤余作諸子平
議已訂正之茲不具論
斯例也孔子傳易即已有之同人象傳同人之先以中
直也王氏引之曰同人之先謂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
也曰言先者省文也先者有後之辭也言先而後見矣
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傳則曰係小子而省失丈夫之
文六三係丈夫失小子傳則曰係丈夫而省失小子之
文是其例也今以王氏之說推之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傳則但曰終日乾乾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傳則但曰
括囊无咎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傳則但曰
利用刑人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傳則但曰无往
不復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傳則但曰拘係之无妄
六二不耕種不菑畲傳則但曰不耕獲離九四突如其
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傳則但曰突如其來如鼎六五
鼎黃耳金鉉傳則但曰鼎黃耳歸妹上六女承筐无實
士刲羊无血傳則但曰上六无實中孚六三得敵或鼓
或罷或泣或歌傳則但曰或鼓或罷竝文具於前而略
於後者也

僖十九年穀梁傳梁亡自亡也酒於酒淫於色心昏耳
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
如加力役焉酒不足道也范注曰使代之而滅亡則淫
酒不足記也按上文已羅列梁所以亡之故使下文必
一一言之則累於辭矣故曰酒不足道也止以一酒字
古人之文有又其文於前而見於義於後者尚書微子
篇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按底遂陳于上蓋以德言紂所亂敗者即湯所底遂而
陳者也德字見於後而沒於前故傳不達其義乃曰致
遂其功陳列于上世則上句增出功字矣國語晉語鄭

陵之役荆壓晉軍軍吏患之將謀范白自公族趨過之
曰夷竈澠井非退而何按荆壓晉而陣晉無以為戰地
軍吏將謀者蓋謀退也非畏楚而退乃欲少退使有戰
地耳然軍勢一動不可復止必有潰退之憂范白為
夷竈澠井之謀則自有戰地乃不退之退也故曰
非退而何退字見於後而沒於前韋注不達其義乃曰
平塞井竈示必死楚必退則於文義不合矣
詩生民篇曰誕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
伐平林誕真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后稷呱矣按后
稷所以見棄之故千古一大疑而不知詩人固明言之

蓋在后稷呱矣一句夫至鳥去之後后稷始呱則前此
者未嘗呱也凡人始生無不呱呱而泣后稷生而不呱
是其異也於是人情駭怪僉欲棄之於隘巷於平林
於寒冰愈棄愈遠且亦愈險聖人不死昭然可見而后
稷亦既呱矣收而養之命之曰棄志異也詩人歌
詠其事初不言見棄之由蓋沒其文於前而著其義於
後此正古人文字之奇也後人不達而果義橫生矣
禮記曲禮篇五官之長曰伯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
吏天子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又曰九州之長入天
子之國曰牧天子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按陸氏德

明作音義所據本如此乃古本也天子謂之伯父天子
謂之叔父皆言同姓之國而記文無同姓二字蓋下文
既別言異姓則此為同姓不待言矣亦沒於前而著於
後者也德人不達誤加同姓二字殊非其舊矣
文二年左傳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初不及臧
文仲後乃引孔子之言以臧文仲縱逆祀為三不知之
一則知夏父弗忌之躋僖公實臧武仲為之也孟子梁惠
王篇魯平公將見孟子初不言由於樂正子後乃載樂
正子之言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則知魯平公之就
見孟子樂正子為之也凡此皆沒於前而見於後者也
又如

禮記檀弓篇魯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不
言使人為何人下文云子顯以致命於穆公則知使
者之為子顯矣孟子公孫丑篇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
曰大吏不言平陸大夫夫為何人下文云王之為都者臣
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則知平陸大夫為孔距
心矣雖人之名字亦沒於前而見於後尤極文字之奇
矣

蒙上文而省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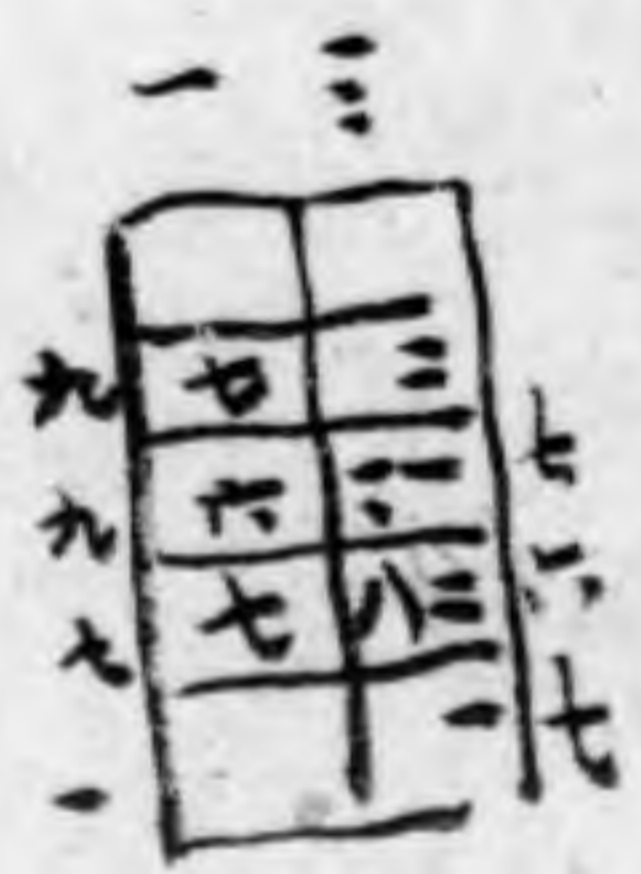
古人之文有蒙上而省者尚書禹貢篇終南惇物至于
鳥鼠正義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

文也是其例也又導岍及岐至于荆山正義曰從此導
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為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嶠冢
南條鄭元以為四列導岍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嶠冢

叢三三

又平六少平子

道五元



外甫

先生

字

陳世如

以後五卷約計四萬五千另子卅子

為次陽列岍山為正陽列今以經文求之鄭說為是導

岍因岍言導西傾次陰列蒙陰列而省正陽列蒙嶠冢言導岍山

不言導蓋兩陽列兩陰列各一言導次陽列而省也

禮記玉藻篇君羔辟虎植大夫齊車鹿辟豹植朝車此

言人君羔辟虎植之車大夫以為齊車人君鹿辟豹直

之車大夫以為朝車也鹿辟上亦當有君字朝車上亦

當有大夫字蒙上而省也於後曰下云士齊車鹿辟

豹植則自言士制不蒙此文鄭注誤以大夫齊車至士

齊車鹿辟豹植為一節為之說曰臣之朝車與齊車備

飾然則但曰大夫士齊車朝車鹿辟豹植豈不簡而易

明乎定四年左傳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此
文奔字一字為句言楚人奔也食而從之四字為句言
吳人食楚人之食食畢而從之也奔上當有楚人字
食而從之上當有吳人字蒙上而省也杜注
曰奔食食者走則奔食二字又不成義矣

探下文而省例

夫兩文相承蒙上而省此行文之恆例也乃有逆探下
文預省上字此則為例更變而古書亦往往有之堯典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因下句有載字而上
二句皆不言載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

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因下句有畝字而上二句皆
不言畝是探下文而省者也詩七月篇七月在野八月
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堂下鄭箋云自七月在
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按此亦探下文而省
初無意義正義曰退蟋蟋之文在十月之下者以人之
牀下非所當入故以蟲名附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
也斯曲說牀下既非蟲所當入何反以蟲名附十月之
下乎

大戴記本命篇故男以八日月生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一陰一
陽然後成道二八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具施行女七月

生齒七歲而毀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合於三也小節也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五也中節也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備於三五合於八十也按合於三不言三十合於五不言五十皆因合於八十句有十字而省也孔氏廣森作補注乃刪去十字止作合於八也蓋未達古書之例

舉此以見彼例

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是以古書之文往往有舉此以見彼也禮記王制篇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鄭注曰不著次

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正義曰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云互明之又喪大記篇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鄭注曰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身上公以袞則夫人用禕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正義曰男子舉上公婦人舉子男之妻男子舉上以見婦人舉下以見上是互言也又祭法篇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注曰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正義曰祭地承祭天之下故連言用特犢

也凡此之類皆是舉此以見彼學者所當以三隅反者也

顧氏炎武日知錄曰以紂為弟且以父為君而有微子啟

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

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

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

也不言臣妻先王居禱机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矧飮

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

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古人著書舉一可以反三故文簡

而義無不該姑即許氏說文言之木東方之行金西方

之行火南方之行水北方之行則土為中央之行可知

也鹹北方味也而酸苦辛甘皆不言方霜水音也而宮

商徵角皆不言音青東方色也赤南方色也白西方色

也而黑不言北方黃地之色也而元不言天之色鐘秋

分之音鼓春分之音而不言二至筮正月之音管十二

月之音而不言餘月龍鱗蟲之長而毛羽介蟲之長不

言皆舉一以見例非有遺漏也

昭四年左傳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

會公之禮六其曰公者蓋兼侯而言公合諸侯謂公合

伯子男也伯子男會公謂伯子男會公侯也哀十三年

傳伯合諸侯則侯師子男以見於伯此伯字杜注謂諸侯長非五等之伯其曰侯者蓋兼公而言其曰子男者蓋兼伯而言謂公侯帥伯子男以見於伯也古者公侯為一等伯子男為一等故舉公可以兼侯舉侯可以兼公舉子男可以兼伯亦舉此以見彼之例也

因此以及彼例

古人之文省者極省繁者極繁則有舉此見彼者矣繁則有因此及彼者矣日知錄曰古人之辭寬緩不迫得失也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利害害也史記吳王濞傳擅兵而別多佗利害緩急急也史公倉

公傳緩急無可使者游俠傳緩急人所時有也成敗敗也後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同異也吳志孫皓傳注湯異同如反掌晉書王彬傳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異同羸縮縮也吳志諸葛恪傳一朝羸縮人情萬端禍福禍也晉歐陽建臨終詩成此禍福端按此皆因此及彼之辭古書往往有之禮記文王世子篇養老幼於東序因老而及幼非謂養老兼養幼也玉藻篇大夫不得造車馬因車而及馬非謂造車兼造馬也禮記禮記篇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正義曰按喪服

云大夫為適婦為喪主父為已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為
婦杖若父沒母在不為適婦之主所以母在不杖者以
父母尊同因父而連言母然則因此及彼經固有此例
矣喪服小記篇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
則否按已生之年所不及者安得有弟王氏以為諸父
之昆弟則諸父二字足以包之何安曰諸父昆弟乎劉
氏又曲為之說蔡以房為衍文庾氏謂死者為昆己為房則固不
知昆弟親同因昆而連言弟亦猶父母尊同因父而連
言母耳不違古書之例難以說經矣
說文女部妻之女弟同出為姨按周易渙六四匪夷所

思釋文曰夷荀本作弟又明夷六二夷于左股釋文曰夷
子夏本作睇又作睇然則女弟謂之姨正以聲近而義
通爾雅釋親曰妻之姊妹同出為姨此蓋因妹而連言
姊也 十三年

昭十三年左傳鄭伯男也正義曰周語云鄭伯男也王
而卑之是不尊貴王肅注此與彼皆云鄭國爵而連言
之足句辭也按王說得之鄭服度云鄭在男服達賈武男當
作南謂南面之君並曲說耳
管子禁藏篇外內蔽塞可以成敗按此欲其敗非欲其
成而曰可以成敗乃因敗而連言成也王氏讀書雜志

謂成當為或非是

